



一把衡量爱情的尺子，一面映射人性的镜子，一面决定命运的塔罗牌
爱情与贿赂，利益与债务，亲情与责任
面对北京户口，爱情“热到死”——是坚守，还是舍弃？

惠州出版集团
惠州出版社

北京户口

宋梓珩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户口/宋梓珩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6

ISBN 978-7-221-09611-1

I.①北… II.①宋…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3443 号

北京户口

宋梓珩 著

责任编辑 朱智毅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 550004

发行热线：010-59623775

010-59623767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201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20mm 1/16

字 数 188 千字

印 张 12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目 录

第一章 4

 1 路过婚姻..... 4

 2 别碰我的爱情..... 11

 3 爱情急转弯..... 17

 4 纠结..... 25

第二章 34

 5 难言之隐..... 34

 6 无处可逃..... 40

 7 妥协..... 46

 8 生活从争吵中开始..... 53

第三章 60

 9 难题..... 60

 10 一团乱麻..... 66

 11 无休止的战争..... 75

 12 所谓自救..... 82

第四章 89

 13 一点小希望..... 89

 14 重温愉悦..... 94

 15 绝望..... 98

 16 逼入绝境..... 102

尾声 1 谁离不开谁..... 107

尾声 2 最熟悉的陌生人..... 112

第一章

1 路过婚姻

一从法院出来，吕洪刚就大踏步地朝公共汽车站的方向走去了。陶影长久地站在那里望着吕洪刚的背影，觉得自己这些年来就像是做了一场噩梦。

陶影和吕洪刚在法院刚刚办完离婚手续。这场旷日持久的离婚战，从他们结婚的头一年就开始燃起了烽火，直到今天终于偃旗息鼓了，陶影的心里反而空荡荡的，茫然而又无措。

一从法院出来，吕洪刚就大踏步地朝公共汽车站的方向走去了。陶影长久地站在那里望着吕洪刚的背影，觉得自己这些年来就像是做了一场噩梦。

陶影回到家里时，吕洪刚已经吃完了饭，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他们谁都没有跟谁说话。陶影打开冰箱，里面还有她昨天晚上吃剩下的半盘蛋炒饭，她拿出来放到微波炉里热了一下，就着一块酱豆腐，吃了。

这时陶影的母亲打电话过来，她告诉陶影说，她弟弟又病了，问陶影有时间能不能回家来一趟。她母亲对她说：“我想带你弟弟去医院看看。”

陶影明白她母亲给她打电话的用意，是想跟她要钱呢！陶影心烦意乱地放下电话，忍不住地对吕洪刚说：“我弟弟又犯病了！”

吕洪刚看都没看她一眼，说：“这种事情你以后少告诉我。你家里的事儿我以前不会管，现在不会管，以后就更不会管了！”

吕洪刚的话让陶影很生气，她想自己这才叫做自取其辱呢！刚才的话她真是多余跟他说了。“贫贱夫妻百事哀”，这是吕洪刚以前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如今他们不是夫妻了，没想到吕洪刚对她家里的事情还是以这种漠然的态度处之。陶影隐忍地说：“我跟你讲并不是指望你能帮我什么。就是作为普通朋友，难道随便跟你说说都不行吗？”

吕洪刚很不以为然地反问她说：“我们连夫妻都不做了，你觉得我们做普通朋友比做夫妻还有意思吗？”

陶影冷笑了两声，说：“吕洪刚，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很没劲！”

现在不管陶影说什么，吕洪刚都无所谓了。吕洪刚甚至都懒得跟陶影再理论下去，他“啪”的一声关掉电视机，拍拍屁股出去了。

第一章陶影颓丧地坐在吕洪刚刚才坐过的那个沙发上，上面热乎乎的，还留有吕洪刚的体温。陶影望着挂在对面墙上她和吕洪刚巨大的婚纱照，看他们相亲相爱地依偎在一起，微笑着，显得无比的无辜。

往事真是不堪回首啊！陶影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吕洪刚吃饭时用过的碗筷还在茶几上堆着，陶影伸手想要收拾一下，想了想又停住了。既然吕洪刚跟她分得那么清楚，她凭什么要帮他收拾这种烂摊子呢！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知道陶影和吕洪刚已经离婚了。因为他们之间有个协议，就是等陶影申请的房基地批下来了，再对外宣布他们离婚的事实。陶影的家住在北京某郊区，据说陶影的户口所在地要改为开发区，到时候她的户口不仅可以农转非，而且还能够得到五万块

钱补助；她申请的房基地号如果可以批下来的话，她还可以用这五万块钱盖幢房子占个地界儿。一旦那个地方真的成为开发区了，那么在拆迁的时候她就可以获得一笔数额不小的补偿金。

就连陶影的母亲都不知道陶影已经离婚了，陶影没有告诉她。一来是怕她担心，二来也是怕她的母亲忍不住出去乱讲。陶影不想因为自己离婚的问题而影响了她的全盘计划。要知道房基地可是她以她和吕洪刚住房困难的理由提出申请的。

事实上陶影在户口所在地提出盖房的申请是占用她弟弟陶达的名额。那个与她同母异父的弟弟，在她和吕洪刚结婚的第二年便疯了，他早就已经失去了自理的能力。因此，赡养父母的义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了陶影的身上。有时候陶影就想，要不是因为她的弟弟陶达，她和吕洪刚也许就不会过到今天的这个地步。

陶达比陶影小四岁。陶影刚出生不久，她的生父便一病归西了。陶影三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带她改嫁给了她现在的继父。陶影的母亲比她的继父整整小十二岁。她的继父平日里言语不多，喜欢用武力表达自己的思想，是个脾气十分暴躁的人。

陶影至今还记得她十二岁那年，因为一点小事情惹火了她的继父，她继父一气之下，一脚就踢到了她的下身。陶影当时被她的继父踢得大小便失禁，以至于一直到现在，她只要一紧张就忍不住想要上厕所。可是陶影并不记恨她的继父，因为他对陶达的态度也是如此。更何况陶达还是他的亲生儿子呢！

陶达性格内向，同他的父亲一样，也是个不爱多说话的人。倘若不是性格使然，他可能也不会疯。

事情是这样的：几年前，陶达谈了个女朋友，两个人的感情一直很好，可是他的父母却一直都不同意。因为那个女孩儿是个外地人，在一家小饭馆里打工，没有固定的工作。无奈的是陶达一直坚持着不肯妥协，并一再拒绝再与其他的女孩子交往。

他的父母实在是拗不过陶达的牛脾气，只好答应让他带那个小服务员来家里见见面再说，可见面的结果却让陶影的父母大失所望。小服务员不仅相貌平平，而且年龄比陶达还要大上几岁。更糟糕的是她在老家还有过短暂的婚史。

假如这些还可以让陶影的父母容忍的话，那么那个小服务员在和他们一起吃饭的席间突然放出来的那一个嘹亮的响屁，则是万万不能让他们容忍的！那实在是一个大煞风景的响屁！结果，本来还算是一顿气氛祥和的饭局，全都让小服务员的一个不合时宜的响屁给破坏掉了。

事情再也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本来对此事一直持反对态度的两位老人，此时更加有了反对的理由！他们对小服务员真是连一点好印象都没有。如此一个粗俗不堪的女人，他们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答应自己的儿子和她再继续来往的。大概那个小服务员也觉得自己羞于见人了，她从陶达家掩面逃出来没多久，便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她打工的那家小饭馆。

可是陶达却对那个小服务员用情至深，他念念不忘与小服务员之间的种种旧情，他坚信是他的父母逼走了小服务员，是他们亲手毁掉了他的幸福。陶达与从前相比，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他甚至几天都不和自己的父母说一句话。他恨他们。

这种抑郁不得宣泄的恨意终于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有一天夜里，陶影的母亲从梦中惊醒，忽然发现陶达正手持着一把菜刀，望着他沉睡中的父亲嘿嘿傻笑。陶影的母亲悚然大惊，她大声地叫着儿子的小名，问他说：“你要干什么？”

“我要杀死你们！”陶达很大声地看着他们笑着，看起来十分癫人。他边说边胡乱地挥舞着手中的菜刀，又朝着他母亲这边奔了过来。幸亏这时候陶影的继父也惊醒了，他和妻子一起齐心协力，好不容易才把菜刀从陶达的手中抢了过来。与此同时，他们也发现他们的儿子疯了！

给弟弟陶达治病的钱全都是陶影拿的，陶影太了解自己家里的底细了。陶达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她的母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家庭妇女，而她的继父又是个早已经退休了的老工人，每

个月几百块钱的退休金要开销一家人的日常生活，他们根本就拿出多余的钱来给陶达看病。

给弟弟陶达看病花钱，陶影一直都瞒着吕洪刚。好在她和吕洪刚的钱都各自掌管着，谁都不干涉谁。陶达的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就随便找个地方坐着或者躺着，半天都一动不动。坏的时候便对自己的父母大打出手。

陶影的母亲和继父轮流守候着他们的儿子。尽管他们万般地小心，还是被陶达给打得遍体鳞伤。陶影很心疼自己的母亲，大冬天的，她的母亲被她的弟弟陶达给打得有家不敢回，一个人在外面租了一间简陋的小平房给自己安身。

于是陶影跟吕洪刚商量说，让自己的母亲过来跟他们住一段时间。吕洪刚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而是问陶影：“你让你妈来了怎么住呀？”

这是个实际的问题。吕洪刚和陶影住的是部队大院里的筒子楼，只有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屋子。屋子里面除了家具家电和一张双人床之外，几乎再也没有多余的空间了。陶影四处看了看，出主意说：“要不让我妈睡在沙发上吧！”

吕洪刚说：“你觉得这么小的房间，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合适吗？”

陶影说：“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实在不行的话，那我们在中间挡个布帘不就行了！”

吕洪刚说：“开什么玩笑？你以为我们是在住大车店呢？”

陶影说：“你这是什么话？我是我妈的女儿，难道我想让我妈来自己的女儿家里住几天都不行吗？”

吕洪刚说：“那你说你想让你妈来住几天？你以为让你妈来住几天就可以解决实际问题吗？”

陶影说：“我也没以为我妈来住几天就可以解决实际问题，我妈也不会住在我们这儿就赖着不走的。因为还有我爸爸和我弟弟在家里，她根本就不可能扔下他们爷俩不管的。我只是希望她能来我们家里住几天，等我弟弟的病情稍微好转了以后，她就会走的。”

吕洪刚说：“你以为你弟弟的病那么容易说好就好了吗？”

陶影说：“你什么意思？难道你让我眼瞅着我妈有家不能回，大冬天的一个人在外面挨冷受冻的，跟你似的，不闻不问地装个没事儿人一样不管吗？”

“我并不是让你不管。”吕洪刚振振有词地说，“我只是希望你管的时候也要量力而为，不要影响到我们夫妻两个人的正常生活。”

吕洪刚的意思不言而喻，他根本就不同意让陶影的母亲到家里来。可是陶影还是有些不死心，过了两天以后，她在吃饭的时候又跟吕洪刚提及了此事。她说：“你能不能克服一下，先暂时到队里的值班室里住几天，然后让我妈过来住几天？”

吕洪刚当时就变脸了。他“啪”地一下将手里的筷子摔到桌子上，说：“你还有完没完了？”

陶影也学着吕洪刚的样子，“啪”地一下将手里的饭碗墩到桌子上，生气地看着吕洪刚说：“吕洪刚，你别忘了你也有父母。我就不信当你的父母有这么一天了，你也会不管不顾的吗！”

吕洪刚说：“你放心，我父母远在外地，我家姐妹又多，他们永远都不会给我找这种麻烦的！”

吕洪刚是如此不近人情。陶影气得连饭都没吃完，就去了她母亲租住的那间小平房，一连几天都没有回来。

陶影的母亲知道陶影和吕洪刚感情不和，而且她也不太喜欢吕洪刚这个人。但是每次陶影跟吕洪刚吵架，她都要苦口婆心地劝陶影，说：“两口子过日子，哪有舌头不碰牙的？你也不要太跟他一般见识了，忍一忍让一让也就过去了。”

她老是这么说，听得陶影都烦了。她不耐烦地说：“妈，什么叫忍一忍让一让就过去了？”

你老是让我忍让我让，可是你都知道些什么呀！”

她母亲被她说得如同做错了事情的孩子似的，表情讪讪的，不再说话。陶影又有些于心不忍了，她气馁地叹了口气，说：“算了，妈，我和吕洪刚的事情你以后就不要跟着瞎操心了。”

陶影的母亲知道，女儿对自己当初硬生生地拆散了她和李然的事儿一直耿耿于怀。可是，要不是因为有这前车之鉴，恐怕她还会反对陶影和吕洪刚之间的婚事的。她之所以对吕洪刚有诸多的不满，可还是没有站出来反对，那是因为她想弥补自己当初的独断专行，不想让陶影在日后对她生出太多的埋怨来。但如今看来，她似乎又错了。

李然是陶影的初恋男友，他们是在医院里认识的。那时候陶影的姥姥生病住院，陶影常到医院里陪床，照顾她的姥姥。而李然则是那家医院里的实习医生。于是他们一来二去的，便认识了。

据李然说，他打第一眼见到了陶影就喜欢上了她。这句话让陶影以后每每想起来，一直都感到很受用。这可能也跟李然是第一个欣赏她的男人有关，总之，李然成了她生活中的一个美好的不可磨灭的记忆。而一个女人的日子，是不能没有美好的记忆来品味的。

等陶影的姥姥出院时，陶影和李然已经坠入爱河，开始频频约会了。巨大的幸福感冲昏了陶影的头脑，她认定她以后的丈夫一定是非李然莫属了，她认定自己这一生一定是生是李然的人、死是李然的鬼了。她甚至开始无数次地幻想自己将来和李然生活在一起时候的蓝图，她想他们将来的生活一定是美好的，因为李然是那么的爱她，哪怕是偶尔的一次小吵小闹，也是美好的。

陶影迫不及待地跟自己的母亲说起了李然这个人。她母亲问她说：“他是干什么的？”

陶影说：“是个医生。”

陶影的母亲对李然的职业倒是很满意。不管这个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人总是要生病的吧？医生是个永远都不会过时的职业，工作体面不说，挣钱又多。

陶影的母亲又问她说：“那个人是北京的吗？”

“不是。”陶影说，“是宁夏的。”

陶影的母亲微微地皱了一下眉头，说：“那你估计他以后能留在北京吗？”

“说不准。”陶影说，“他现在在那家医院还是个实习医生。实习完了，说不定会被分配到哪里去呢。”

陶影的母亲听完以后，一下子就急了，她说：“你还没确定他以后能不能留在北京呢，你就敢跟他谈朋友？”

“怎么了？”陶影满不在乎地说，“反正不管他以后能不能留在北京，我都跟定他了。”

“北京的男人都死光了，你非得找他不可呀？”陶影的母亲生气地斥责陶影说，“总之，他要是能留在北京的话，我不反对你们交往。可是，如果他将来要是不能留在北京的话，那一切免谈！”

陶影跺着脚说：“妈，你怎么这样呢？”

“我哪样了？”她母亲理直气壮地说，“我这样都是为你好。你想你再不济也是个北京人，现在有多少外地人想破脑袋想留在北京都留不下来呢！你犯不着为了一个男人连北京户口都豁出去不要了，跟他去外地！”

“外地怎么了？”陶影跟她母亲据理力争，说，“只要他对我好，跟他去哪儿我都愿意！现在谁还把户口看得那么重要啊？一个人要是有能力，在哪儿都会活得很好的。什么北京户口啊？我根本一点儿都不稀罕！”

“因为你现在是北京户口，所以你才不稀罕。等你真的嫁到外地去了，你就知道它的重要性了！”她母亲说，“到时候你就知道把户口迁出去容易，想再迁回来可就难了。”

陶影很是不屑一顾，说：“妈，我不会因为一个北京户口，就不跟李然来往的！”

陶影的母亲也义正词严地告诉陶影说：“我也不会让我的女儿为了一个外地人，连北京户口都不要了！”

多说无益，陶影很是苦恼。她问李然说：“怎么办呢？”

李然不急不躁地劝慰陶影，说：“你别着急，车到山前必有路。只要我们两个人坚持到底，我相信终有一天你妈会向我们妥协的。俗话说，女大不中留嘛！等你年龄一大，到时候你妈自己就着急了。”

陶影半嗔半怒地埋怨李然，说：“讨厌，都这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开玩笑。”末了，她还是忧心忡忡地对李然说：“你不知道我妈有多固执！”

李然说：“要不你带我去见见你妈吧！说不定她一见了我，还会喜欢上我了呢！”

陶影说：“你别异想天开了，我妈根本就不想见你。”

李然说：“她不想见我，那我可以去见她呀！”

陶影犹豫不决，说：“你觉得能行吗？”

李然说：“行不行的，等见了面不就知道了吗？”

陶影跃跃欲试。经过再三思量后，她终于在未征得她母亲同意的情况下，便把李然带到了家里。可想不到的是，她母亲竟然连一点面子都没有给陶影留，当着李然的面儿就开始大发光火。

结果，这次本来是陶影充满了憧憬的会面，最终也只能是不欢而散。还有，就连以后她和李然的约会也受到了限制。母亲看她看得很紧，而且还会在陶影单独外出的时候，安排陶达跟在后面盯梢。

对于母亲的不可理喻，陶影真是束手无策，不胜其苦。李然更是不堪其累，他对陶影说：“要不咱们就分手吧！”

陶影说：“难道咱们的感情就这么经不起考验吗？”

李然说：“可你妈那样，咱们能怎么样呢？”

陶影说：“你耐心一点儿，千万不要灰心。我会想办法说通我妈的。我已经想好了，要是实在不行的话，我就跟你私奔。”

与此同时，李然也在努力。他四处托人找关系，希望在医院实习期满后，能够留在北京。结果却是难尽人意，他又重新被分配回了宁夏。

陶影的母亲听到此事后，更加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而得意不已。她掩饰不住自己的得意之色，讥讽地对陶影说：“怎么样？我说得没错吧？北京是什么地方，那是谁想留就能留得下的？！”

陶影沉默着没有反驳，她在心里已经做好了跟李然一起离开北京的准备。但她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如何露出马脚的，被她母亲给看出了破绽。在她悄悄提着装满衣物的皮箱准备离开家门的那一刻，她的母亲忽然从天而降似的，挡在了她的前面。她母亲痛心疾首地看着全副武装的陶影，说：“你这是准备上哪儿去呢？”

陶影吓了一跳，但她很快便让自己镇定了下来。既然如此，那她也就没有什么再好隐瞒的了。她清清楚楚告诉她的母亲，说：“我想要跟李然回宁夏去！”

“上宁夏去？”她母亲气得眼睛都红了。她声色俱厉问陶影：“你经过我同意了吗？就想上宁夏去！”

“你同不同意我都会去宁夏的。”事到如今，陶影反而什么都不怕了。她去意已决地对她的母亲说：“妈，你就让我走吧！”

“你走吧！”她母亲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闪到一旁指着大门外，说，“你走吧，我让你走。”

陶影的心潮起伏难平。她定定地望着自己的母亲。片刻后，她还是义无反顾地迈开了自己的脚步。

可是就在这时，她又听到她母亲在她的身后声嘶力竭地警告自己，说：“陶影，你今天是敢走，我就敢死在你面前！”

陶影猛地回过头来，看见她母亲手里拿着一瓶已经开了盖儿的“敌敌畏”，正在虎视眈眈地看着她的反应呢！陶影的脑袋里“嗡”地响了一声，心想完了。手里拎着的皮箱也“嘭”地一声，掉在了地上。没办法，为人子女，她就是再怎么爱着李然，也断然不能拿自己母亲的性命下赌注！

陶影万万想不到，她母亲竟然会为了拆散她和李然，如此地不择手段！陶影不得不屈服了。

一直到和吕洪刚结婚，陶影也没有和李然断过联系。要知道，李然可是她的梦啊！而一个女人的人生，怎么会没有梦来铺垫呢？

回到宁夏工作的李然，因为学术上的问题，时有机会来北京出差。每次来北京出差，他们都会见面。包括和吕洪刚结婚以后，陶影也会找出充分的理由去见李然。

假若不是因为李然先结了婚，陶影也许也就不会那么快地和吕洪刚结婚了。在陶影看来，尽管她和李然天各一方，但是只要李然的感情一天没有归宿，那么她就会有一天的期待。如同期待一个奇迹一样，她要守候着他们从前曾经拥有过的那片爱情阵地，万一有一天，他们的阵地上空飘起了胜利的旗帜呢？

陶影至今还记得当李然跟她说起他已经结婚了时候的情景，陶影当时都有点没反应过来。因为在这之前，她一直没有放弃过对李然的幻想。如今她的幻想破灭了，她几乎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应对了。

李然看着陶影一脸茫然无措的表情，担心地问她，说：“你没事儿吧？”

“没事儿。”陶影仍然怔怔地看着他，说，“你说你结婚了？”

李然说：“是的。”

陶影悻悻地问他，说：“你以前怎么没有跟我说过你已经谈恋爱了呢？”

李然说：“我觉得没有必要。”

陶影说：“那你现在为什么又要跟我说你已经结婚了呢？”

李然说：“我觉得这你应该知道。”

陶影沉默着看了李然半晌。半晌过后，她忽然没头没脑地问了李然一句，说：“那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婚呢？”

“你这是什么话？”李然显得老大不高兴地说，“我只要决定结婚了，就肯定不会离婚的。”

陶影酸溜溜地冷笑了一声，说：“那可说不定。”

那次见面以后，陶影和李然大约有多半年的时间没有再联系。这多半年的时间里，陶影经人介绍，认识了吕洪刚，并很快地就跟吕洪刚结了婚。

现在跟吕洪刚离了婚以后再回过头来想一想，也许当初她跟吕洪刚结婚就是个错误的开始！陶影在不胜唏嘘之余，觉得自己不遗余力地跟吕洪刚拖泥带水地过了这么些年，到最后终于下决心跟吕洪刚离婚的主要原因，归根结底可能还是因为她得知了李然在宁夏跟他老婆离了婚的消息！

陶影和吕洪刚离完婚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宁夏找李然。可在去宁夏之前，她得等到星期天的时候回家一趟。因为她母亲还不知道她已经辞去了工作，已经闲在家里很久了。陶影现在什么事情都不太愿意跟她母亲说。说了也白说，除了让她母亲徒增烦恼之外，什么用都不顶。

星期天陶影回家了一趟。她问她的母亲，说：“妈，我弟弟又怎么了？”

她母亲说：“我现在也说不不好。他每天除了吃了睡、睡了吃外，剩下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陶影说：“怎么会是这样呢？”

她母亲愁眉不展地说：“我也不知道。所以我才要带他去医院看看呢。”

陶影给了她母亲三千块钱。她跟吕洪刚离婚时，吕洪刚给了她一万块钱。她存了五千，剩下的五千分成了两份，三千给她的母亲，余下的两千留作自己准备去宁夏时的花销。

当陶影将钱递给她母亲时，她母亲假意推诿，说：“太多了，给你弟弟看病用不了这么多钱。”

“有什么用不着的！”陶影没好气地说，“给你你就拿着吧，要不等没了，你不是还得跟我要吗？”

陶影见母亲被自己给说得哑口无言，不由得又暗暗自责。自从她弟弟陶达病了以后，她母亲的性情真是一下子就变得柔软了起来。陶达的事情对她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陶影眼看着她母亲做事情丢三落四的，身体的状况也一天不如一天了，仿佛一下子就苍老了许多。

陶影缓和了一下语气，说：“妈，这钱你就拿着吧！给自己也买些好吃的东西，别老是舍不得花钱。”

她母亲叹了口气，说：“陶影，其实妈也知道你不容易，老跟你要钱妈的心里也不好受。怎么说呢，妈要是再能想出别的办法出来，也不会跟你要钱花让你为难的。谁让你命不好，摊上这个拖你后腿的家了呢！”

“妈，我的钱你花都花了，还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干什么呢？”陶影又没能忍住自己的脾气，跟她的母亲发起火来。她懊恼地斥问她的母亲，说：“怎么我每次回来你都要惹我生气呢？”

“你别生气，你不爱听我就不说好了。”陶影的母亲知趣地将那些钱接过来放到衣柜里。陶影看得出来，实际上她母亲还是很高兴她给了她那么多钱的。

陶影的继父不在家，院子里的手推车也不在。他大概又是推着出去捡破烂去了。陶影没有问，她去她弟弟的房间里看了看她的弟弟。

刚推开门，一股刺鼻的味道便迎面扑来。陶影皱了皱鼻子，说：“怎么这么臭呢？”

她母亲说：“可能是又拉了吧。”

陶达蓬头垢面的，正躺在凌乱不堪的床上呼呼大睡。陶影见她的母亲一副见怪不怪的神态，径直走过去看了看她弟弟的屁股后面，果然是拉了。她母亲手脚麻利地收拾了起来。陶影站在一边看着，恶心得快要吐了。

陶影实在受不了了，从她弟弟的房间里退了出来。等她母亲一出来，便说：“妈，我弟那屋里太脏了，你应该抽空好好收拾收拾。”

她母亲说：“收拾什么？不是拉就是撒的，刚收拾完就又脏了。你就是想收拾也收拾不过来呀。”

陶影黯然。这种日子过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眼见着自己的弟弟每天除了吃，就是睡，人变得越来越呆滞，连身边的人都认不出了；而她的继父和母亲又年事已高，她几乎成了他们的支柱。自己却又离了婚，没了工作，所有的重担全部都压在了她的身上。陶影对自己的未来是一片茫然。

陶影的母亲小心翼翼地询问陶影，说：“你现在和吕洪刚怎么样了？”

陶影说：“还那样。”

她母亲想要再说点什么，却被陶影给打断了。她对她母亲说：“妈，这几天你有什么事情就打我的手机吧。这几天我要到外地出差。”

她母亲说：“去哪儿？”

陶影随便编了个地名，说：“我估计得好几天才能回来。”

她母亲说：“那你路上可得小心点儿。”

“我知道。”陶影边说边往外走，说，“妈，我得走了，我还得去买票呢！我火车票还没买呢。”

半路上，陶影看见她继父佝偻着腰，使劲儿地推着一车好像是从工地上捡回来的破砖头。那是一个慢坡，她的继父推得十分吃力。公交车一晃而过，很快便看不见她继父的身影了。陶影猜想她继父捡那些烂砖头，一定是想拉回家里去再接她家的房脊盖一间房子吧！陶影曾经听她母亲跟她提过，由于大家都听到拆迁的风声，所以都在积极地占地儿盖房子呢！似乎人人都在打着拆迁的主意，都想借此机会多获得一些拆迁补偿费。她的继父和母亲自然也不甘居于人后，他们竭尽所能地在自己原有房子的基础上，想要再多盖一间出来。

人们似乎变得都越来越精明了，包括她自己在内。陶影苦笑不已。望着公交车外熟悉的景致，她忽然觉得特别厌倦！她多想远远地离开这一切啊！去宁夏，她想马上去宁夏！陶影现在把所有的希望全都寄托在李然的身上了！

2 别碰我的爱情

陶影是住在我楼上的邻居，比我小两岁，却要比我早两年结婚。我们之间算不上是朋友，却又要比普通邻居走得更近一些。

我还记得刚跟陶影认识的情景，是夏天的一个大礼拜的早晨。那时我跟我老公周波还处在热恋当中。那天早上，周波刚刚从苹果园地铁口把我接到他们单位里来。在周波所在部队的大院里头，我看见陶影和吕洪刚一起手挽着手，从对面走了过来。

他们刚刚从早市回来，各自的手上还拎着青菜和水果之类的东西。陶影的上身穿着吕洪刚的一件大背心，下身穿着大短裤，头发也是乱蓬蓬的，随随便便地被拢在了脑后，用一只大红色的塑料卡子夹在了一起。看起来土不土洋不洋的，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

看见我们，陶影和吕洪刚早早地就开始喊周波的名字。我知道，主要是我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走近前了，吕洪刚和陶影果然煞有介事地批评周波，说：“周波，你也太不够意思了，有了女朋友还藏着躲着的，也不给我们大伙儿介绍介绍。”

周波是个很腼腆的人，但是他在自己熟悉的人面前，却谈吐自如，一点都不腼腆。周波爽朗地笑了一声，说：“哪呀，我这不大清早的就把人给带来了，准备正式跟大家会面呢！”

“狡辩！”吕洪刚和陶影又一唱一和地说，“要不是我们今天正好撞上了，你这个家伙指不定还要瞒我们多久呢！”

“不会的。”周波摆了摆手说。然后将我跟他们做了一下介绍。末了，陶影主动伸出手来跟我握了握，说：“周波，你媳妇长得挺漂亮的！”

我意外地看了一眼陶影，很不习惯她对我的称呼，心里有一种被人给无故冒犯的感觉，很不舒服。

周波也注意到了我的表情，事后他跟我解释说：“金静，你别介意。她那个人就那样儿，有点儿没心没肺的，不过人还不坏。”

可是当时陶影却并没有注意到我的表情变化，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用词有何不妥。寒暄过后，她手指着我，仍旧是一口一个“你媳妇”地对周波说：“周波，有时间就带你媳妇来我家里玩呀！”

周波说：“好。”

陶影和吕洪刚走了几步，突然又突发奇想似地回过头来问周波，说：“周波，你中午带你媳妇出去吗？”

周波说：“这么热的天，可能不会出去了。”

陶影说：“太好了。那你中午请我和吕洪刚吃饭吧！”

周波很好笑地问她说：“为什么忽然想到要让我请你们吃饭呢？”

陶影理直气壮地说：“你媳妇都有了，这么大的喜事儿，当然要请朋友吃饭了。”

周波随便地应付了她一句，说：“行啊。”

我以为陶影只是随便说说玩的，没想到中午的时候，她果然和吕洪刚一起来找我们了。刚敲开门，她便对我和周波说：“怎么样？没什么事儿的话，那咱们走吧！”

“去哪里？”我和周波一时都没有反应过来。

“当然是吃饭去了。”陶影奇怪地看着我和周波，说，“今天早上不是说好了要请我们吃饭的吗？你们不会是想赖账吧！”

我和周波面面相觑，看来这顿饭我们是无论如何都逃不掉了。周波无奈地看着我笑，说：“那咱们就走吧，金静。”

我说：“走吧。”

我话音刚一落下，就见陶影跟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很吃惊地用手指着我，说：“周波，你媳妇原来是东北人啊！”

周波说：“是呀。怎么了？”

“没怎么。”陶影卷着舌头夸张地模仿我刚才说话的口音，说，“走吧！我一听就是东北人。”她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说，“哎，我发现你们东北人说话都分不清平翘舌。”

说实话，我对陶影的第一印象非常之不好，甚至有点厌恶这个很没有礼貌的女人。我不动声色地看着她，说：“那以后有机会，我可一定要向你好好讨教讨教了。”

“没问题。”陶影丝毫没有听出我话里的反讽之意，她大言不惭地拍着自己的胸脯，说，“我们北京人普通话讲得最标准了。你要是有心想学的话，我一定好好教你。”

我说：“那我在这儿先谢谢你了。”

“谢什么呀，反正以后都是自己人了。”末了，她又很认真地看着我，说，“不过，要不是因为你说话有个别的字咬不清楚，我还真听不出来你是外地人呢。”

知道我不是北京人以后，陶影这个北京人的优越感便淋漓尽致地在我的面前表现了出来。首先她对我是如何跟周波认识的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我告知她我和周波就是在北京认识的之后，她又百思不得其解地问我，说：“你们在北京怎么认识的呢？”

我说：“我来北京已经四年了。”

“是吗？”陶影很是诧异地打量着我，说，“这么说你也是个老北京人了？”

我说：“不敢当。”

陶影说：“你在北京做什么工作？”

我说：“在一家公司里做市场营销。”

“白领吧？”陶影饶有兴致地一路追问下去，说，“这么说，你是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的？”

“不是。”我说，“我是应聘过来的。”

陶影说：“这么说你的户口不在北京了？”

我说：“我的户口还在东北老家。”

“可我还是很奇怪你和周波是怎么认识的。是别人介绍的吗？”我很纳闷儿陶影为什么会对别人的事情这么感兴趣。但是很显然她的话问得有点太多了，就连旁边一直没有说话的吕洪刚也感到了不耐烦。他没好气地制止陶影，说：“你哪来的那么多的废话呢？”

陶影说：“问问怕什么了。”我发现陶影还是有些怕吕洪刚的。谢天谢地，在吕洪刚说完了话以后，陶影果然没有再对我没完没了地追问下去了。

与之相比，我对吕洪刚的印象要稍微好一些。所以在以后和他们相处的过程当中，只要吕洪刚和陶影吵架，不管吕洪刚有没有道理，我感情的天平总会先向吕洪刚这一边倾斜。人们常说，人的第一印象是非常重要的，这句话说得很对。从见陶影的第一面开始，我就不喜欢陶影。我承认这多多少少影响了我对她的公正性。

但是吕洪刚的话并没能打消陶影继续探索我和周波究竟是如何走在一起的好奇之心。在周波决定和我结婚之前，陶影曾经就我的户口问题，非正式地和周波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谈话。

她问周波说：“你是不是特别爱金静呀？”

周波说：“那当然了。要不我干吗要跟她结婚呢？”

陶影很不可思议地看着周波，说：“她就那么好吗？值得你为她做出那么大的牺牲？”

周波莫名其妙地看着她，说：“我没觉得我做了什么牺牲啊！在我眼里，她就是最好的了。我觉得我这辈子能娶到她，是我的福分。”

陶影说：“那你以后转业怎么办呢？”

周波说：“等金静随军了以后，我不就可以转业了吗？”

陶影说：“那得要等好几年呢！”

“那就等吧。”周波无所谓地笑了一下，说，“反正我在哪儿工作都一样。”

事已至此，陶影大概也觉得自己无话可说了。她只好对周波说：“你真行。”

这件事是我和周波结婚后，周波在一次无意当中讲出来的。我当时听了很生气，认为陶影是在有意挑拨我和周波之间的关系。周波很不以为然地说：“你干吗生那么大的气呢？我要是知道你这么生气，不跟你说就好了。”

我仍然余怒未消地说：“你娶不娶我和我是不是北京户口，关她屁事！用她操心？”

周波说：“她也就是随便说说，根本就没有恶意。”

我说：“我看她是为你打抱不平吧！一个仪表堂堂的年轻军官，挑来挑去，却挑了一个外地老婆。”

周波说：“不是千金难买我乐意吗？谁让我乐意呢！”

我这才转怒为喜，却故意做出很不屑一顾的表情，说：“我又不是没人要。你以为我非得嫁给你不可呀！”

周波慢条斯理地说：“所以说呀，咱们什么都不要说了。都是缘分！”

说实话，我一向自认为并不是那种十分小气的人。但是我之所以对周波跟我说的这件事有这么大的反应，是因为陶影也跟我谈论过类似的话题。

那是我和周波结婚后不久，有一天晚上她从楼上下来跟我要大蒜。当时我正在厨房里炒菜。她“咣”地一下推开厨房门，问我说：“你做什么好吃的呢？”

我被她给吓了一大跳，手里端着的一盘刚刚从锅里面盛出来的菜，差一点又掉回到锅里去。但是陶影却神态自若，对她给我造成的突然惊扰根本没有流露出一点儿表示歉意的意思。她说：“你胆子这么小啊！”她轻描淡写地看了我一眼，目光很快便落在了我顺手放在灶台上的那盘菜上。她凑过去，很自然地伸手捋了一块肉扔到嘴里，边吃边评论我的手艺，说，“哎，没想到你做的菜还挺好吃的呢！”

其实我很不喜欢别人徒手从菜盘子里捋菜吃的行为，特别是陶影的这种不拿自己当外人的举动，更是让我感到大为不快。这也可能是跟我从小的经历有关。记得我还很小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么徒手从菜盘子里捋菜吃，结果被我的父亲给结结实实地打了一记耳光。这至今让我记忆犹新，过了这么多年了，仍然是不敢再造次。

我心里极其地不痛快。可是我又不好因为她吃了我家里的一块肉，就跟她计较什么，那样的话，就显得我太吝啬了。所以我只好对她淡然笑笑，表示谦虚地说：“好吃什么呀，只要能做熟了，我就已经很高兴了。”

“你也太谦虚了。周波能娶到你这么会做饭的老婆真是有口福了。”陶影意犹未尽地吧唧着嘴，我很怕她再从菜盘子里捋菜吃，于是便赶紧没话找话地转移她的注意力，说：“听周波说你做菜也很好吃。他以前没少在你家蹭饭吃吧？”

“就是。我和吕洪刚结婚比你们早嘛，他一个光棍，可不老上我们家里蹭饭吃么。”陶影说，“现在好了，你们现在也结婚了，以后有时间我们也一定上你们家里来吃饭，尝尝你做饭的手艺了。”

我说：“那是一定的。”

陶影感慨万千地看着我，说：“真没想到周波说结婚就突然结婚了。之前我们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谈的恋爱。”

我说：“是吗？”

“当然是了。你不知道，周波以前有什么事都爱跟我和吕洪刚说。可唯独他和你谈恋爱这件事情，却对我们守口如瓶，瞒得紧紧的。”陶影分析其中缘由，说，“他大概是怕我们反对他和你谈恋爱吧。”

我说：“看来他的担心真是多余了，你们干吗要反对他跟我谈恋爱呢？”

“那你可说错了。”陶影立即纠正我说，“怎么说周波也是我们的朋友，凭我们和周波的关系，我们肯定是不让他和外地户口的人谈恋爱的，更别说是跟你结婚了。”

陶影说得如此直白，这难免让我觉得有些悻悻的。我极力地掩饰着自己不快的情绪，没有说话。

陶影等了一会儿，见我没有说话，便问我说：“你生气了？”

我说：“没有。”

陶影释然，说：“我想你也不应该生气。你想，我们那时候还不认识你呢！再说我们要是那样做的话，也是为了周波好。”

我说：“我理解。”

我的确理解陶影所说的为周波好的用意。我也承认和周波结婚，多多少少有一点迷恋军人的情结在里面。怎么说呢？在周波之前，我交的男朋友也是个军人。他是我高中时的同学。他毕业后没考上大学，便入伍当兵来到了北京。想当初，我也是为了追随他的踪影，才在大学毕业后没多久，便从东北老家来到了北京。

与周波无法比拟的是，我的前男友只是个士官，部队炊事班里的一名小班长。可就是那个普普通通的小炊事班班长，却将我迷惑得五迷三道的找不着北。我甘冒着来自亲人和朋友的大不韪，轰轰烈烈地跟他在一起谈了五年多的恋爱。后来也是因为户口的问题，那个小炊事班班长终归没能冲破他家里人的万般阻挠，和我提出了分手。

那真是一段阴暗的日子！那个小炊事班班长为了能够留在北京，所以并没有将他和我的爱情进行到底，更不要说像曾经对我允诺过的那样，和我一起步入婚姻的殿堂了。他得用自己的爱情，向一个有着北京户口的姑娘兑现自己的留京愿望！而我，只能成为他爱情中的牺牲品。

也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所以我才说我理解陶影所说的为周波好的话。没错，周波和我这个外地女子结婚，的确会影响到他的前途。也正由于此，陶影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周波为什么偏偏要和我这样一个弊多利少的外地女子结婚。

陶影问我说：“金静，你和周波究竟是怎么认识的呢？”

我说：“就是在北京认识的啊。”

陶影说：“我知道你们是在北京认识的，你以前跟我说过。我是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在北京认识的。”

我和周波究竟是怎么认识的？也是由于我前男友的原因。他和我提出分手的那天，似乎是北京那年冬天最冷的一天。天降大雪，我一个人蹲在公共汽车站痛哭失声。我深恋了五年的前男友，在跟我看完了最后一场电影后，突然提出跟我分手。也许是怕我无休止地纠缠他，他表达完了自己的意思后，便将还没反应过来的我扔在车站，一个人扬长而去。

天很黑了。我跟个傻子似的，跌坐在原地，眼看着公共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地开过来开过去，自己却不知道何去何从。我感觉自己就快要死了，在那个人影寂寥的小车站，我要么会哭死，要么会被冻死。总之，那个时刻的我已经不再是我了。

后来周波从最后一班车上下来。据后来他对我讲，那天别人给他介绍了个女朋友。女孩子是北京某商场里的主管会计，大专文凭，本地人。性格开朗，人长得也不赖。周波刚刚和

女方见了面，又一起吃了饭回来。

我狼狈不堪的样子一下子就吸引了周波的注意力。他疑惑地看着我，走了几步后，终于又忍不住折回身来在我的身旁停下。他问我说：“哎，你怎么了？”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茫然地摇头。

周波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地站在我的面前，再问：“你钱丢了？”

我摇头。他开始接二连三地问我，说：“你病了？”

“你被人欺负了？”

“和家里生气了？”

“外地来的？找不到亲戚朋友了……”

能想到的问题他都问到了，却没有一个能问到点子上。雪越下越大，我渐渐地止住哭声，也是因为哭得太久了，哭累了，实在是哭不动了。

周波长吁了一口气，说：“谢天谢地，你终于不哭了。”

周波很帅气，这是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特别是他的一双眼睛，看起来是那么的纯真无邪，就像是一双未受污染的婴儿的眼睛，那么的清澈见底，这让我很震撼。我难以想象，高高大大，一身戎装的周波，竟然有如此一双不入世俗的眼睛，它明亮得几乎可以看到你的心里去，如一泓凛冽的清泉，一点一滴地浸入你的心肺。我有多久没有看过这样的眼神了？

我呆呆地看着他，看得周波很不自在。他暗示性地咳嗽了一声，然后问我说：“你，没事儿吧？”

我怎么可能没事儿呢？我当时是万念俱灰，都怕自己活不过当夜了。那个可恶的炊事班班长，哪怕把我送回到住处，然后再跟我说诀别的话也好啊！他竟然狠得下心来，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扔到这里。想一想这五年多来的感情真是白处了，连这一点最微不足道的情意都没有留下。也多亏他跑得快了，否则的话，我真是连跟他同归于尽的心都有了。

见我沒有说话，周波又小心翼翼地问我：“你家在哪儿？要不我送你回家吧？”

我嘶哑着嗓子，说：“我家在东北。”

“在东北？”周波自嘲地笑了笑，说，“那可够远的了。恐怕我想送也送不了了。那么，”他顿了一下，说，“我能帮你点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向他寻求什么样的帮助。面对着周波满眼的关切，我又委屈得哭了起来。想我苦苦迷恋了五年多的男友，在最后时刻竟然不及一个陌生人对我的关怀。我肝肠寸断地看着周波，说：“我快要死了！”

很显然，我没头没脑的一句话吓着了善良的周波。周波大惊失色地上下打量着我，说：“你到底怎么了？”

“我失恋了，我男朋友不要我了！”我可怜巴巴地看着周波，说，“你走吧，不用管我了。反正我就快要死了！”

周波如释重负地笑了一下，说：“那怎么行呢？天这么晚了，你一个女孩子就这样一个人在外面，多不安全哪！”

我说：“你走吧！就连我男朋友都不管我了，你一个外人管我干什么呢？”

“因为我又不是你的男朋友。”周波很固执地过来扶我起来，说，“你住在哪儿？我送你回去吧！”

我们两人的身上都落了厚厚的一层雪。一阵不可抑制的疼痛袭击着我周身的每一寸肌肤。为什么在我最绝望的时刻，关爱我的人是一个萍水相逢的陌路人，而不是与我相恋了五年多的男朋友呢！这对于我来说，真是莫大的悲哀！

马路上人迹罕至，夜已经很深了。周波陪我等在路边，却不见有一辆出租车驶过来。无奈之下，周波只得试探性地问我：“要不你先跟我回单位去吧？”他的单位就在车站的附近。

看我疑惑地望着他，他又忙不迭地跟我解释说：“你可千万别误会。我的意思是说天太

晚了，再说又是这样的天气，今天晚上你就是想回你住的地方，恐怕也回不去了。我们单位有招待所，你先去我们单位的招待所住一晚上，然后等明天天一亮，你再走好不好？”

周波唯恐说不明白怕我误会了他似的，一口气说了很多。我没有拒绝。他一身笔挺的军装和一双让人一眼望到底的眼神给予了我莫大的信任。我几乎连犹豫都没有犹豫一下，便对他点了点头，说：“好！”

我如此顺从，反而让周波稍感意外。他顿了一下，才前头带路地对我说：“那，我们走吧。”

我毫无顾虑地跟周波走了。那一天是我跟我的前男友的结束，也是我跟周波的开始。在与周波相爱后，其实我最想感谢的人就是我的前男友，那个狠心将我抛在漫天飞雪里的小炊事班班长，谢谢他当初义无反顾与我的决裂，成就了我与周波的姻缘。也许这也正好应了那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话，倘若不是我的前男友亲手导演了那一幕结局本已经铁定的悲剧，也许我就会与周波失之交臂。恐怕他永远都不会想到，周波的适时出现，篡改了故事的结尾，而我的幸福则是从天而降。

是的，一直到现在我都在暗自庆幸我的前男友抛弃了我，我当时对他的恨之入骨，如今几乎全都转换成了对他的感恩。如果不是他的成全，我到哪里去找像周波这么好的人呢？

但是我不知道陶影为什么会对我 and 周波是如何认识的怀有这么大的兴致，而且我开始对她的这种不厌其烦刨根问底的追问方式产生了质疑。至于我和周波是如何认识的，我凭什么都要让她知道呢！于是面对她的再一次追问，我又不说话了。

可陶影却一点也不识时务，她又从菜盘子里搥了一块肉扔到嘴里，然后推了我一下，催促我说：“快跟我说说，说说怕什么呀！”

我说：“你干吗那么想知道我和周波是怎么认识的呢？”

陶影说：“觉得好奇。”

我说：“你是觉得周波娶我特别亏吧？”

“话也不能这么说。主要是没想到周波原来还是这么一个注重感情的人。”陶影认真地看着我，说，“你知道吗？能做到这一步得需要下多大的决心，太不容易了！”

我没觉得周波跟我结婚下了多么大的决心，而且我敢保证是周波主动追求的我。包括结婚，都是周波三番五次地央求我，我才答应的。当然这些话我是不能对陶影说了，像她这么多事的一个人，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以后，指不定又会没完没了地问出些什么问题来呢！

后来我们的谈话在吕洪刚满走廊里喊陶影的声音中结束。陶影这才如梦方醒一般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说：“哎呀完了！我楼上还煮着粥呢！”

结果，她跟我要的大蒜也忘记了拿，便急三火四地冲了出去。没过多久，我便听到吕洪刚怒不可遏地呵斥陶影的声音。原来陶影煮的粥从锅里面溢了出来，不仅流得满灶台都是，而且还扑灭了火，造成了煤气泄露。

相信那一次失误对陶影来说是个不小的教训，在以后的接连几天里，陶影变得老实了许多，也没有再下楼来找过我。不过我知道了陶影为什么非要问我和周波是怎么认识的原因。之前我提到过的那个北京某商场里的会计，是陶影托人给周波介绍的女朋友。

那个会计对周波的印象不错，那个下雪天她和周波见了第一面后，便流露出想要跟周波再进一步交往的意思。介绍人将女方的这层意思转达给陶影，然后陶影再转达给了周波。本来，周波也觉得那个女孩儿不错。如果不是因为我，他也愿意再跟她继续交往下去，或许发展到好处，两个人结婚也未尝不可。可我偏偏在周波想要做出选择的时候出现了。毫无疑问，我就成了俗话里所说的那个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一个没能让周波顺利通往众人皆说有益的幸福之路的阻碍者。

那个下雪天的夜晚，周波的侠义之举等于是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事后当我冷静下来想想都觉得可怕！如果那天晚上我遇到的不是周波，而我又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下，真不知道会